羣鶯亂飛

文·馮蘭　畫·家發

賭場失意情場得意

他們約定分別。

當兩波士到咖啡店進午膳時，任青問沈蕙在澳門得意否，沈蕙聽了高興，所怕的是她不問，不問是對自己的品行有懷疑了，答道：

「我贏些錢。」

「再要去嗎？」她問。

「不去了，我甚至……」

「甚至怎樣？」

「也不打沙蟹了。」

「沙蟹輸贏太大。」

賭罷回去，梅琳告訴沈蕙當她們離去五分鐘後，有位郭先生來過電話。三點，沈蕙打電話與郭亮，他問她打電話與她有事嗎，答道：

「沒事。店裡忙不忙呢？」他問。

「不太忙，以後我在星期六，星期日要按規矩了。」

「波士也有規矩？」

「我不能和你做大波士的比呢！」

「八點半以後如何？」

「我可以離開小店。」

「過了今天再說。」

「我們可以通電話。」

「拜拜！」

「再見！」

四點，沈蕙得到楊蘭的電話：

「我在星期六遇到你。」

「前天？」沈蕙有些驚異。

「我們也在澳門，我們坐在的士中，你們也坐在的士中。」

「澳門本是小地方，幾時回來的？」

「剛回來不久。」

「你在賭場得意嗎？」

「我是經常輸的。」

「賭場失意，情場得意。」

「但願依你金口。你發了財？」

「我也未發財，我們還是打麻雀。」

「過幾天我約。」

「好的。」

她們道別了。沈蕙收錢後，想到楊蘭是會給自己「宣傳」，與大衛比，郭亮畢竟老了，顯然自己是為了錢而已！今後怎麼辦？她對大衛有些抱歉，想到他能忍耐也是變了，當祇為了欠她錢而已！（二六三）

蜂言風語

小巫大巫

英國擬花一千五百萬解決滯港越難民。

大概還不知香港支出以億計。

真正幸運者

又一批「幸運」車牌拍賣。

其實真正幸運是庫房。

一視同仁

港府重申不會特款儉渡客。

希望對船民也一樣。

開心

異鄉魂

今天上午，順治就叫堂侄阿志駕車陪她到羅新去，要親自去找雄成。

晌午，他們的車子停在雄成的小商店前，順治走下車來。這時，雄成穿着一件背心，正拿着扇子在趕着糖果上的蒼蠅。當他見到順治和阿志，不禁驚呆了。

「……你，怎麼突然來了，要來也先說一聲啊！這——」雄成望望屋裡，又望望在店前玩耍的兩個孩子，剎時手足無措。

「怎麼？我一來你就怕了？看你這沒用的傢伙！」順治白了丈夫一眼。

「不在通訊的時間通訊，可能是為了十分重要的事了。」伊蓮娜說，「然而，他却沒有對你透露半點什麼的，這說明中校對你並不那麼信任，是不是？」

「這很難說，」安東洛夫並不以為然，「亨利大叔是我們的指揮，也是這次任務的總指揮，換言之，他除了指揮我們外，還會指揮參與這任務的其他同志，儘管我們還未知道有什麼其他的人參與，即是說，他的責任十分重大，既然如此，中校有權只對他說什麼，而不必對我們透露些什麼。」頓了頷，他又說下去，「不過可以肯定是為了什麼極為重要的事情想象到，一定是為了什麼極為重要的事情。」伊蓮娜說，「我們不妨開動腦筋想想，想想中校到底在部署什麼行動？這，才算最有意義呢，對不對？」

「好小子，有要地。」她支起身，「我想先去浴室，你呢？洗完澡精神會好些。」

「好主意。」他點點頭，「何不學學美國人，來個鴛鴦浴？相信十分刺激有趣。」

「又在打什麼鬼主意了？」她嗔他一句，「你正經事不多想，腦子淨想歪主意，壞透了，一點不像正經男人！」

「不，這是情趣，夫妻間的情趣，又有什麼不好？」說完，一把抓過去，把兩個球體又揉又捏，對方只好吃吃地笑了。

美蘇諜影

東尼亞■

二六三：想要增加情趣

（二）

「哎，番婆的脾性怎樣你們不是不知道的，你這樣跑來，你們快走吧，我過兩天到M埠看你！」

「哼，你的謊話我聽得多了。既然來了，我不走啦！要死嘛就在一塊！」說着，順治在一張木櫈上坐下來。

「哎！你這是要我的命！」雄成苦著臉。「阿志，快叫你阿嬸回去，有事過兩天慢慢說。」

「成嬸，既然成叔這裡不方便，咱們還是回去吧，以後的事慢慢再商量。」阿志勸着順治。

「不，那能這樣便宜他！」順治坐着不動。「反正我現在還有一條命，大不了和番婆拚了。」

「哎呀，我求求你先回去吧！」雄成急得直跺脚。「等會兒番婆回來，那就麻煩了！」

「你真的想死啊，趁她出去還沒回來，你們快走吧，我過兩天到M埠看你！」

「哼，你的謊話我聽得多了。既然來了，我不走啦！要死嘛就在一塊！」說着，順治在一張木櫈上坐下來。

「哎！你這是要我的命！」雄成苦著臉。「阿志，快叫你阿嬸回去，有事過兩天慢慢說。」

「成嬸，既然成叔這裡不方便，咱們還是回去吧，以後的事慢慢再商量。」阿志勸着順治。

「不，那能這樣便宜他！」順治坐着不動。「反正我現在還有一條命，大不了和番婆拚了。」

「哎呀，我求求你先回去吧！」雄成急得直跺脚。「等會兒番婆回來，那就麻煩了！」

短篇小說

夏洛桑□

自作自受

（三）

內心便嘀咕在說：「老人家年紀大了就老懵懂了，還以為這個識得做生意，四十多歲的人，還是小孩子，也不識管教子女。」

散席了，許大流又緊緊抱着了日昇一起上車回家。

日昇是許大流的心肝蒂，那捨得打他，祇因他在親友面前丟了自己臉，才作狀打他而已。本來祇是輕輕打一下。

然而，日昇立即怒目相向道：「你為什麼打我？」他握着了一對小拳，面色嚇人，「你在這場合，跑跑跳跳，你說：是否該打？」

「你敢？」日昇咬牙切齒。

這是一個女士怕弄到啼啼哭哭，過來做好做歹，分開了父子兩人，這個女親友又噢咻着日昇。

許大流仍恨恨的道：「回家才打你。」

吃飯的時候，由於全部是親人，都是壽星公的後輩，因此，壽星公沒有逐桌敬酒，相反的，是後輩一雙一對，一班一羣的過去向壽星公祝壽敬酒。

許大流也一樣，携了日昇，過去向伯父祝壽。

伯父笑着說：「大流，你的兒子很聰明，不過，要認真管教。」

「我知道，謝謝伯父給我提點。」

雖然表面這麼說，但他敬完了酒，

城市之光

■匡成

十八：阿菲瘋狂地購衣

阿菲一有時間就去買衣服，都是名牌貨，初時是日本的，現在是法國的。那些衣服只買兩三次，甚至一次，就沒有再穿，又具新的回來代替舊的。姐姐的身材比阿菲豐滿，阿菲不要的那些衣服，十件之中有八件姐姐無法穿的，姐姐想執來着也不行。

這一天，阿菲又買了許多衣服，由於她的衣櫃的衣服已經掛到滿滿，她便把衣櫃內原來那些衣服，拿了一大半出來，擲在地上，媽媽見了，很覺心痛，便說：「阿菲，你買這麼多衣服回來，只穿兩三次就不要了，太過浪費了，應該儉儉省。」

媽媽一聽，登時變住了，半晌作聲不得。

阿菲指指地上的那些衣服，說道：「這些衣服，看看姐姐要不要，不要，就替我把它掉了，以免阻地方！」

媽媽也不再出聲，只把那些衣服拾起來，準備讓大女兒挑選合穿的，再把那些不合穿的送給熟人。幸好她不知道這些衣服件件都是二三千元，否則，她就會更加肉刺。由於阿菲自小得不到家庭溫暖，所以對媽媽也沒有感情。

面色一變，說：「我賺回來的錢，喜歡怎樣花就怎樣花，用不着你來管。」

阿菲聽了，半晌無言。

「我賺回來的錢，喜歡怎樣花就怎樣花，用不着你來管。」

阿菲聽了，半晌無言。

名成之後

王方■

三代花名

辛海■

一三一：月湘的話電

閣樓觀畫後，幸霞和大旗相約，暫時不要大驚小怪，先別讓老花王、當櫃花王知道。就讓兩個繪畫者花點時間去探索，追溯出一個原因和一條根源來。他和她同樣認為是有原因和根源的。

七點鐘，王氏花園闔家和禮花工人吃飯。一張大圓桌，開在木棉樹對開搭上蓋棚架的場地上，老花王、王材叔，兩個種花工人、一個雜務女工、遠培、大旗和幸霞坐在一起吃飯。上蓋垂吊的電燈亮着。

遠玲吃着飯，視線不時投向幸霞和大旗的臉上。這姑娘，仍不相信她是幸霞也不過跟從澳洲回來的大哥初見面，兩人却如此談得來，居然登他的堂、入他的室，還在樓上侃侃而談。

九點鐘正，她回到鍾家。雙脚剛走在客廳的地毯上，電話鈴響了。開門讓她入屋的阿紹姐說：

「小姐八點鐘在新加坡打過長途電話回來找你，現在九成是——」

她快步走向茶几旁的沙發，坐下，拿起電話「喂」一聲，耳根响：

「霞女？」

「月湘！」

「你去了什麼地方？我打過電話找你。」

「我去王氏花園，在那裡好半天，他們留我吃晚飯才回來。」

「你呀！急不及待去那花園抄（尋）資料！」

「是阿紹姐帶我去。」

「見到老花王和王材叔叔吧？」

「見到了，還有大枝旗呢！」

「大枝旗？不是說他全家已移民去澳洲的？」在那邊的月湘語調驚訝。

「你沒向我說起這一節。」

「留條尾巴不好嗎？」

「但這尾巴太粗啦！」月湘語調約約。

「話怎麼說？」月湘語調驚訝。

「他們一家三口移民而去，兩口子在那邊，不是你說的假正經，找到洋人做靠山，一拍三散，他一個人回到香港來！」

「有這回事？」

「是他告訴我的。」

人體血液漫話

血液由血漿和血細胞組成，其總量維持相對恒定，一般可分為循環血量和儲備血量……

生理淺談

通天曉先生：

日皇在病重期間曾因大量出血而需多次輸血，對於病情我一竅不通，但血液對人生命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我對有關人的血液知識很感興趣，希先生作些介紹。

張恒進

張恒進先生：

人們都明白，血與生命一樣寶貴，醫家視它為人體中特別重要的體液。人的血液是一種紅色的液體（科學家曾發現全世界有二百多人的血液是藍色的），這是由於血液中紅細胞內含有一種紅色化合物——血紅素的緣故。

血液是由血漿和自由懸浮於血漿內的血細胞共同組成的。血漿是一種具黏性、呈淡黃色的液體，主要成份包括血清和纖維蛋白原等。血細胞有紅細胞、白細胞和血小板。血細胞約佔血液體積的百分之四十五，而血漿則約佔血液體積的百分之五十五。

血液總量（指存於循環系統中的全部血液容量）粗略地說，一個成年人約有五千毫升的血液。如果要較準確地計算，則我國正常成人的血量：男性約佔體重的百分之八，女性約佔體重的百分之七點五。換句話說，每公斤體重的血量，男性約為八十毫升，女性約為七十五毫升。日皇在重病期間共輸了三萬一千多毫升的血，相當於他原來血總量的六倍有多。

人體的血液總量，不但在性別之間有差異，就是同一個人在不同情況下也經常有些變動。身體強壯的比瘦弱的略多；有鍛煉的運動員，血量較一般人為多；女性於妊娠期，全血量較平時增加較多，大約要增加百分之卅；幼兒按每公斤體重計算，血量較成人略多，約每公斤體重有八十五毫升。不管情況如何，在正常情況下，人的血量是維持在相對恒定，一般的增減不超過總量的百分之十。

人體在安靜情況下，絕大部份血液是在心、血管中週身循環不息，這部份血就叫循環血量。還有一小部份含較多血細胞的血液，常滯留在肝、脾、腹腔靜脉和皮下靜脉叢等處，流動較慢，這部份的血量叫儲備血量，這些部位也叫「貯血庫」。當機體在激烈運動、情緒激動或大量失血時，貯血庫中的血液就釋放出來以補充循環血量的不足。

由於血液有許多重要機能，是人體維持正常生命活動所必不可少的，而血量相對恒定才能使血液發揮出它的重要功能。一般醫學上將一個人的全部血量人為地分為卅份，每份稱一個單元。當急性失血不超過一個單元時，人體就動員貯血庫的血來補充；當急性失血達兩個單元時，會出現口渴、噁心、乏力、眩暈、血壓下降、脉搏加快等症狀，這時就須採取一些醫療手段來支持人體，維持足夠的循環血量。如果急性失血超過百分之卅時，或更多，就有可能危及生命，醫生要採取緊急措施來搶救患者的生命。（鋭、新九〇三〇七）

人亞尼巴爾阿喜愛演奏提琴

流一為均平水作製奏演

樂韻揚悠

莫玉玲女士：

阿爾巴尼亞人愛拉奏提琴，比甚麼地方都要普遍。

阿爾巴尼亞人愛拉奏提琴，不單是阿爾巴尼亞人民的主要娛樂活動，而且，簡直可以說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份。每當假期，節日來臨時，他們總是携帶着各式各樣的大小提琴，隨時作即興式的演奏。平日出遊，只要走到廣場、公園，因此當你在地拉那（阿國首都），常常都可以聽到優美的提琴聲音，也就夠拉得一手好提琴。其中，不少是女孩子哩。

說到提琴的製造和生產，阿國提琴的質量，也是不容置疑。對百樂有專門製造的人都知道，提琴的製造，特別是小提琴，雖然是以意大利百年一指。意大利人製造提琴有兩千多年歷史，名匠輩出。像國馬蒂和薩哈多人的這作，至今仍讚譽連城，成為稀世之珍。但在國的提琴也是很受大利一脉相承的，因為兩國只隔一道長干海里航程國只隔一道長干海里航程的意利尼亞海。以往，阿爾巴尼亞人，便常渡海去購琴。

據說，阿國人愛拉奏提琴，比甚麼地方都要普遍。

阿爾巴尼亞人愛拉奏提琴，不單是阿爾巴尼亞人民的主要娛樂活動，而且，簡直可以說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份。每當假期，節日來臨時，他們總是携帶着各式各樣的大小提琴，隨時作即興式的演奏。平日出遊，只要走到廣場、公園，因此當你在地拉那（阿國首都），常常都可以聽到優美的提琴聲音，也就夠拉得一手好提琴。其中，不少是女孩子哩。

據說，阿國人愛拉奏提琴，比甚麼地方都要普遍。

阿爾巴尼亞人愛拉奏提琴，不單是阿爾巴尼亞人民的主要娛樂活動，而且，簡直可以說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份。每當假期，節日來臨時，他們總是携帶着各式各樣的大小提琴，隨時作即興式的演奏。平日出遊，只要走到廣場、公園，因此當你在地拉那（阿國首都），常常都可以聽到優美的提琴聲音，也就夠拉得一手好提琴。其中，不少是女孩子哩。

二六二：欠一個情

王彼德曰：「咁你說過喇，這個世界，似乎有乜事幹不講代價者也。」

安娜曰：「怕你矣，就算我欠你一個人情，咁得未？」

王彼德色然而喜，曰：「得，得之至，我就想你欠我一個人情。」

安娜曰：「咁你要我點還呀？」

王彼德曰：「未知嘅，總之，你欠我一個人情，以後還一個人情畀我，OK？」

安娜曰：「咁你幾時同阿文搞掂呀？」

王彼德曰：「我對得住阿文，追女人又好，公平競爭，你唔順嘅？」

摩囉文曰：「也有呀，我又有話唔順嘅。」

王彼德曰：「也似乎呀，直頭係呀！我實係要過佢上床，阿文，這個世界，做生意又好，追女人又好，公平競爭，你唔順嘅？」

摩囉文曰：「也有呀。」

王彼德曰：「唔止，一百八十萬至咁嘅。」

王彼德吃了一驚，曰：「邊有咁多？」

摩囉文曰：「也有呀！我畀人搶走一百廿萬，畀了六十萬利息阿珊老母，四百萬得番二百廿萬已。」

王彼德曰：「咁你說個世界，你睇我好，我睇你好。」

摩囉文曰：「你點都好過我多多聲，彼德，你真係肯借錢畀我？」

王彼德曰：「唔係嘅，我係借畀安娜，你聽見喇，佢自願欠我一個人情。」

摩囉文曰：「你似乎擺明車馬想食了安娜咁。」

王彼德曰：「也似乎呀，直頭係呀！我實係要過佢上床，阿文，這個世界，做生意又好，追女人又好，公平競爭，你唔順嘅？」

摩囉文曰：「也有呀。」

王彼德曰：「唔止，一百八十萬至咁嘅。」

王彼德吃了一驚，曰：「邊有咁多？」

摩囉文曰：「也有呀！我畀人搶走一百廿萬，畀了六十萬利息阿珊老母，四百萬得番二百廿萬已。」

掌握前兆作出預報

地震預測

通過儀器監測地殼結構變化

地理奧秘

通天曉先生：

去年世界各地發生過多次大地震，據說地震發生前，往往有前兆，因此可以預測。請問對於地震前兆的預測，究竟是怎麼回事？

李森

李森先生：

地震，是地層岩石破裂時發生的振動。地層岩石破裂不是突然發生的，在發生前會有多種前兆出現。現在，預測地震的方法，就是盡快掌握將要發生大地震時出現的前兆。

地震預測的三要素是「時間」、「地點」和「程度」。其中，「地點」和「程度」已能以一定的準確程度預測出來。過去曾經發生過的大地震的地震帶是知道的，大地震是按一定周期發生的。

以日本為例，日本靜岡縣的遠洲灘，在過去一千年之內，曾發生過四次大地震。但在近一百二十年內沒有發生過大地震，可以認為，其能量已蓄積到一定程度。此外，自明治時代以來，御前崎等處的駿河灣沿岸發生地面下沉，內陸隆起，從這些現象來看，在這一帶，近期可能會發生八級大地震。所以，日本國家機構對這一帶採取了特別觀測警戒措施。

日本關東大地震是在一九二三年發生的七點九級大地震，由於對東海地震發生的時間，還沒有掌握，只能應用「體積應變儀」測定所蓄積的地震能。它是將液體硅油封裝於金屬容器內，埋於地殼中，通過與金屬容器相連接的細管中硅油液面的高低變化，測定地殼的應變。一般認為爲了進行長期的地震預測，還進行「驗潮」、「水準儀」測定，以掌握土地隆起和陷落狀況。還進行「重力計」、「人工地震」、「應力」測定，以觀測地殼構變化。進行「激光測距」，以了解地表應變。

通過上述的觀測系統，連續做常年觀測，測得數據，利用電腦通過遙測儀自動送往監測中心，一旦測定數據出現異常時，立即召集以地震學者為主的判定會，得到判定結果後，即發出地震預報。

不少地震學者認為，通過詳細的觀測網作出的臨震預報，是有一定的準確性的。（漢笙、新九〇三〇五）

世界博覽

愛斯基摩人特別耐寒與獨特生理構造有關

通天曉先生：

直至我寫這封詢問信時為止，本港現時大寒節將臨仍然不冷，氣溫常在攝氏十六、七度以上。且氣溫如降至攝氏十度以下，人們就無不叫好冷。我想起世界上住近北極地區的愛斯基摩人，冬季氣溫常在攝氏零下數十度，他們何以特別能抵受寒冷？他們的身體有何特別？

張濤

張濤先生：

研究人類耐寒本領的科學家認為，生得又矮又肿的人最能適應嚴寒的天氣。因為從理論上而言，人體熱量的散失，與人體表面積的大小成正比例。換言之，人體的表面積愈大，在單位時間內向外散失的熱量愈多。矮而肿的人，其表面比高而瘦的人，其表面積要少得多；並且皮下還有一層厚厚的脂肪層，而脂肪層是熱的不良導體，故可保持體內的熱量不易散失，故最能抵受得寒冷。

愛斯基摩人雖不算矮，但通常都是肿的，而他們的四肢相對地較短（即與同體重體高的其他地區的人比較而言），所以他們較能耐寒。

有一位曾對愛斯基摩代謝率比熱帶地區的人的為高，即是他們身體的承熱率較高，在相同的時間內，身體可產生較多的熱量。（但車二、新九〇三〇三）

動物世界

海上霸王

猛兇貪婪

李平山先生：

鯊魚，據說已在地球上生存了一億八千多年了。

在衆多的海洋魚類中，鯊魚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個令人討厭的形象。據有關資料顯示，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四十年裡，光是在澳洲近海就發生了一七二起鯊魚傷人的事件，平均每年四起，其他地區，例如我國的青島、美國的舊金山灣、蒙特利爾灣和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地的海域都發生過鯊魚傷害游泳者的重大事件。

鯊魚是熱帶和溫帶海洋裡的動物，大約從北緯二十一度到南緯二十一度，是鯊魚最活躍的海域，五月份到十月份這段時間，可能會遭到鯊魚的襲擊。南緯二十一度到南緯四十二度海域，多半在氣地同「入侵者」發起攻擊。有一位專門研究鯊魚的生物學家，為了進一步研究鯊魚，他特地造了一艘只能供一個人乘坐的外形像一條鯊魚的潛艇。平時，他駕着這條小艇在鯊魚羣裡穿來穿去，從沒發生過鯊魚襲擊潛艇的事情。後來，有一次他遇到了一條灰礁鯊，這條鯊魚突然撞來把潛艇的馬達咬了一口，把螺旋槳也咬斷了。據分析，這位生物學家因闖進了礁石地帶，才遭到了襲擊。這礁石地帶大概就是灰礁鯊的所謂「領地」吧。（古月、新九〇二九七）

鯊魚，據說已在地球上生存了一億八千多年了。

在衆多的海洋魚類中，鯊魚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個令人討厭的形象。據有關資料顯示，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四十年裡，光是在澳洲近海就發生了一七二起鯊魚傷人的事件，平均每年四起，其他地區，例如我國的青島、美國的舊金山灣、蒙特利爾灣和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地的海域都發生過鯊魚傷害游泳者的重大事件。

鯊魚是熱帶和溫帶海洋裡的動物，大約從北緯二十一度到南緯二十一度，是鯊魚最活躍的海域，五月份到十月份這段時間，可能會遭到鯊魚的襲擊。南緯二十一度到南緯四十二度海域，多半在氣地同「入侵者」發起攻擊。有一位專門研究鯊魚的生物學家，為了進一步研究鯊魚，他特地造了一艘只能供一個人乘坐的外形像一條鯊魚的潛艇。平時，他駕着這條小艇在鯊魚羣裡穿來穿去，從沒發生過鯊魚襲擊潛艇的事情。後來，有一次他遇到了一條灰礁鯊，這條鯊魚突然撞來把潛艇的馬達咬了一口，把螺旋槳也咬斷了。據分析，這位生物學家因闖進了礁石地帶，才遭到了襲擊。這礁石地帶大概就是灰礁鯊的所謂「領地」吧。（古月、新九〇二九七）

名勝古蹟

虎丘千人石

顏色暗紅　猶如血染

林曉菁小姐：

在虎丘山麓，有一塊平坦如砥的磐石，廣達數畝。細雨洒在磐石上，山石顯出暗紅色，像是被血染過的一樣。這就是有名的千人石。

相傳吳王闔閭的繼承者夫差，曾找來一千名手藝高超的工匠，到虎丘山為闔閭營造陵墓。整整三年，千名工匠鑿湖取土，挖地成河，堆墳成山，終於建成了一座秘密的地下幽宮。為了不讓吳王陵墓的機密泄露於世，夫差竟慘無人道地將一千名工匠統統殺於磐石之上，千人的鮮血染紅磐石，因此，後人給這塊呈暗紅色的磐石取名「千人石」。

夫差為防止闔閭墓的秘密泄露，殘害築墓工匠以便滅口可能真有其事，但是，說呈暗紅色的「千人石」是千人鮮血所染就是附會之言，而且是不科學的。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千人石」是一種由火山噴發所形成的石頭，地質學上叫做流紋質凝灰岩，在這種石頭當中，有很多呈肉紅色的正長石，因此，使這裡石頭呈現紅色。由於長期的風化作用，紅色石頭慢慢地變成了暗紅色。每逢陰雨天，雨水洗去「千人石」表面的塵土，結果這塊大磐石的顏色就像血染過的一樣。虎丘山上這奇特的巨石，附麗了夫差殘殺千人以滅口的故事，使「千人石」塗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因而也就更加吸引遊人了。遊人到此，聽聽有關「千人石」的傳說，了解一下「千人石」形成的真正原因，這倒是蠻有意思的。（宏達、新九〇二九六）

天涯俠客無刀

馬木羽笑■文　秋風■圖

廿九：踏遍江湖

高立也安慰他道：「小余，不用急，我陪你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師妹！」

余顧南道：「多謝高兄，小余想一個人去找她，不曾多久我都要找到她！」言畢拱拱手。「諸位，後會有期！」

歐陽凱忙喚道：「令師也去找你！你……必須保重，否則不但辜負令師一番心血，也教朋友們担心！」

余顧南猛吸一口氣，强笑道：「諸位放心，余顧南不會做出傻事，若果見到家師，請諸位轉告他，請他不要担心！」說着轉身向西掠去。

× × ×

春雨綿綿，道上一片泥濘，一名虬髯漢子，腰上佩着一把寬厚的刀，刀鞘是用駱皮硝製的，天色已向晚，小集屋頂，飄來裊裊炊烟。虬髯似乎肚子已餓，手中揑着幾串錢，到處找尋賣食物的地方。他敲住一位小童問道：「小哥，請問附近可有賣肉包子的地方？」

小童道：「這時候沒人賣啦，你要吃得到店子裡去！」他念着少俠！」

往一爿小店。

虬髯漢到那小店，剛要進去，勿聞背後有人道：「咦，這不是『小刀王』余顧南余少俠麼？」

虬髯漢轉頭望去，只見背後站着兩名巧帮弟子甚為陌生。左首那位年紀看來較大，臉上有三四道刀痕的道：「余少俠，去年海州大戰，小的有幸，躬逢其會，因此認得少俠！嗯，少俠找到方姑娘沒有？」

那虬髯漢正是余顧南，他在江湖上跑了半年多，到處找尋方姑娘，因此，看來甚是邋遢，因前大不相同，當他聽到那巧帮弟子的話，眉宇間閃過一抹憂色，輕輕地搖搖頭，反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小的叫趙馬。」巧帮弟子忽又啊地一聲，道：「對啦，南龍信大俠正在這裡養傷，海州大戰，多虧少俠捨命救了他，他常叨念着少俠！」（八四五）

街坊服務

曉天通

牧函刊

萧颖揚　莫玉玲　杜滿華　林曉菁　陳美玲　張濤　陳偉雄　李平山　韋耀發　杰遜　張恒進　穆莉蘭　李森